

关于《归去来辞》写作的时地问题

贺 崇 明

《归去来辞》是古今传诵的名篇。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王安石也推崇它为“南北文章之绝唱”。可是由于文中描写的春天景象与《序》后落款的时间“十一月”不合，是以古今学者众说纷纭，多有臆测。择其要者，盖有以下数种：

其一、“前想象，后直述，不相侔”。金人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四云：“《归去来辞》将归而赋耳，既归之事，当想象而言之。今自问途而下，皆追录之语，其于畦径，无乃窒乎！‘已矣乎’云者，所以总结而为断也，不宜更及耘耔啸咏之事。”王氏把此文写作时间定于未归之时，认为文中所述既归之事，全是想象之词。可是他又感到“自问途而下”，都是追述之语，故指摘其谋篇有缺欠。

其二，“未归前之想象”。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第一二三五页中批评王氏“成见梗胸，未涵泳本义”。并援引周振甫先生的看法：“《序》称《辞》作于十一月，尚在仲冬；倘为‘追录’‘直述’，岂有‘木欣欣以向荣’、‘善万物之得时’等物色？亦岂有‘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植杖以耘耔’等人事？其为未归之前想象，不言而可喻矣”。他认为自“舟遥遥以轻颺”至“亦崎岖而经丘”一节，是“叙启程之初至抵家以后诸况，心先历历想而如身正一一经”，肯定其“非回

忆追叙，而是想象当场即兴，顺风光以流转，应人事而运行”。并认为其笔法与《诗·东山》第三章写征人在归途中想象其妻如何迎接他的情状相类，与渊明所作《自祭文》仿佛。

以上两说均论定《归去来辞》作于未归之前，而对“舟遥遥”以下文字，一谓直述，一谓想象，各持一端，皆不免失之于偏颇。

其三、“归田初所作”。王瑶先生《陶渊明集》云：“本文是渊明辞彭泽令后归田初所作，叙述归来后的心情和乐趣。序中说，时‘乙巳岁十一月也’。”此说近是，但对文中自然景色的描写尚无圆通的解释。

其四、逯钦立先生的《陶渊明集》（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五月版）认为本文《序》写于“乙巳岁十一月”，而《辞》则成于次年春。这种推测，把《序》与《辞》写作时间分隔数月，更无理据，不足为信。

笔者认为本文当写于“乙巳岁十一月”作者归田后不久。据《序》云：“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这看序文最能说明问题。“仲秋”，即阴历八月，以八月十五日算起，再加“八十余日”，恰在十一月十日前后，与《序》中所说“十一月”正合。“因事顺心”，因者，就也。指根据序中所陈诸况而辞官归去，就这些事随意写了题为《归去

来兮》一文。可见，文章是在归去以后写的。倘在归来前夕，从时间与情感两方面都解释不通。就时间说，渊明本来早有归志，所谓“及少日，眷然有归与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加上“程氏妹丧于武昌”，更是“情在骏奔”，十分焦急。奔丧还怕来不及，哪里再有闲暇时间写文章呢？就情感来说，渊明满怀对黑暗官场的厌恶、对已故亲人的怀念和忧伤，亦无想象田园之乐的闲情雅趣。至此，本文写于归田之后已不辩自明。

再从谋篇布局来看，文章的开头至“觉今是而昨非”，是作者对将归时的思想活动的回忆。这里，既有自问自责、自勉自慰，字里行间充满了悔恨和懊恼，也有对污浊官场的否定，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感情非常真挚、深厚。特别是“觉今是而昨非”一句，更直接道出了自己鲜明的态度。“今是”，无疑是指归田后的生活，而“昨非”，则是作者立足于“今”而对往昔仕宦生活所作的回顾性的总结。“舟遥遥以轻颺”至“抚孤松而盘桓”，是追叙归来途中的情景和记述回家后的生活与感受。这一部分，写的是真事，抒的是真情，描绘的是真景。其中无论是舟行、陆行、至门、入室、饮酒、安居，以及捉足涉园，其一景一物、一俯一仰、一咏一叹，都写得极为真切自然，细致入微。尤其是“乃瞻衡宇，载欣载奔”、“携幼入室，有酒盈樽”，更是生动传神，宛然可见，不似想象文字。接下来，“归去来兮”至“感吾生之行休”，是作者对来年春天生活的美好设想。他打算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一面从事耕种，一面趁农暇之时出外游览，领略大自然的美丽风光。这种畅想，是在“息交绝游”、“与世相违”这一议论的基础上引发出来的，它是对议论的具体补充，使议论更富抒情意味，而不是实写。“已矣乎”以下，紧承上看“感吾生之行休”一句，进一步抒发诗人对宇宙和人生的感慨，并以乐天安命

自慰总收全文。在“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之后，作者插进的一段景物描写：“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这是他乐天安命、任其自然的人生态度的形象化的说明，也是想象之词，绝非实写。诚如钱先生所说：“结处‘已矣乎’一节，即《乱》也，与发端‘归去来兮’一节，首尾呼应；‘耘耔’、‘舒啸’乃申言不复出之志事。”

《归去来辞》是作者弃官归隐的真实记录，是其人生道路的里程碑和与黑暗政治决别的宣言书。他以不与封建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对后世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仅仅把它作为“想象之词”来看，是不符合作品实际的。

程颐《易》学著作辨讹

刘仲宇

程颐思想，依傍、发挥《周易》者特多。这方面的著述，在现在通行的《二程全书》、《二程集》中收有数种。其中《易序》、《上下篇义》二种实系讹入的他人著作，清代学者如王懋竑已经指出。但目前仍有征引以论证程颐思想的，故略抒管见，以辨其讹。

一、关于《易序》非程颐作。

首先，《易序》原不见于二程文集。程颐文集八卷，系其子端中“使姪

鬲编次遗文”而成，其后又经朱熹等人考订、辑遗。文集中原无《易序》。朱熹、陆九渊争论《太极图》时，陆曾说“二程言论文字至多，亦未尝一及元极字”以驳朱。而《易序》正有